



凉宫春日

的

叹息

张玲译

巨谷川流

插图: [E] Nozito

凉宫ハルヒの叹息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凉宫春日的叹息

【日】谷川 流 著 张 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宫春日的叹息/(日)谷川流著;张玲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凉宫春日)

ISBN 978-7-5327-5044-3

I. 凉... II. ①谷...②张...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1513 号

Suzumiya Haruhi no Tameiki

© Nagaru TANIGAWA 2003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Noizi ITO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722 号

凉宫春日的叹息

(日) 谷川 流 著 张 玲 译

责任编辑/赵 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5 字数 101,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44-3/1·2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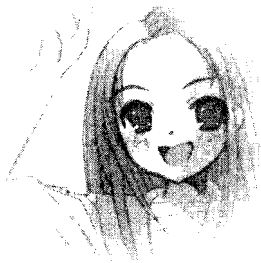
定价: 1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512-52397878



001		序曲	
		第一章	006
		第二章	028
		第三章	061
095		第四章	
130		第五章	
		尾声	167
		后记	171



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烦恼的春日,说起她唯一的烦恼,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世界太平凡了”。

这家伙所认为的“不平凡的东西”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超自然的事物。总而言之,只要一想起“竟然没有半个幽灵出现在我眼前”,她就觉得非常不爽。

顺便告诉各位,这里所说的“幽灵”一词也可以用“外星人”、“未来人”或“超能力者”来代替。不过,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物只有在虚构的世界里才会出现在你面前,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所以,只要春日活在这世上一天,她的烦恼就会永远持续下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实状况却让我无法如此断言,因此我也相当困扰。

因为在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一些外星人、未来人和超能力者。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好好听着。”

“什么事啊?”

“你不是一直希望有外星人、未来人和超能力者存在吗?”

“没错啊,那又怎样?”

“换句话说,我们SOS团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对吧?”

“光找出来还不够,还要能一起玩才行!如果只是把他们找出来,那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想当的不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啦!”

“我倒是只想当个永远在一旁观看的人……算了,这样也好。但

是，你有没有想过外星人、未来人和超能力者其实就出乎意料地近在眼前呢？”

“啊？在哪里？是谁啊？你说的该不会是有希、实玖瑠或者古泉吧？如果是他们，那可一点儿都不算是‘出乎意料’。”

“咦……啊……实际上，我的确打算这么跟你说的。”

“你白痴啊？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也对，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

“那你说谁是外星人？”

“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那个长门有希就是外星人。该怎么说才比较正确呢？应该说是统合什么思念体……还是资讯什么思念体之类的吧？总之就是一种以外星人的意识存在的形态，那种所谓的接口外星人。”

“噢……那实玖瑠呢？”

“朝比奈就比较简单，她是未来人。因为她来自未来世界，所以叫她未来人应该没错吧？”

“那她是从未来几年后过来的？”

“这我就知道了，她没告诉我。”

“嗯，这下我全明白了。”

“你真的明白了吗？”

“照你的说法，古泉就应该是个超能力者喽？你是打算这么说的吧？”

“没错，我正打算这么说。”

“原来如此啊。”春日一边微微地抖动着眉毛，一边慢慢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放声大叫，“你当我是白痴啊！”

就这样，春日把我用心良苦的真相告白当成了无稽之谈。这也难怪她，就连亲眼目睹了能够证明他们三个是外星人、未来人和超能力者的确凿证据的我都难以相信，更何况是什么都没有看到过的春日呢！要她相信这些话，未免有些强人所难。

可是,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说呢?我所说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啊!不要看我这副德性,我这个人在知道说谎没什么好处的时候,就会老老实实地说出真话的。

其实,春日也没错。如果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个家伙热心地对我说“你认识的某某某其实是……”,我想我也会破口大骂“你少胡说八道了”!

如果真有人正儿八经地跟我说这些话,我可能会认为那家伙的脑袋出了毛病,要不就是接收到有毒的电波,可能还会反过来同情他呢。不管怎么说,我想我是不会跟讲这些话的人有什么交集的。

嗯?所谓的“那家伙”不就是现在的我吗?

“阿虚,你给我听好了!”眼中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春日正瞪着我,“不管是外星人、未来人还是超能力者,他们是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他们可都是非常珍稀的!发现他们之后,必须一把抓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吊起来,然后再将他们死死地绑住,防止他们逃跑。我严格挑选出来的团员怎么可能全都是这么难得一见的人物呢!”

真是高见,的确有道理。不过,请把某一个人排除在外,剩下的那三个的确都是超自然现象的恩赐。只有我是脚踏实地地在地球表面慢慢经过进化发展而来的、极度平凡普通的人类。对了!这家伙果真是认认真真挑选团员的吗?

可是,这个笨女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么奇怪的地方拥有不同一般的常识呢?其实,只要她肯老实地相信我说的话,一切都会比现在简单得多了吧?至少 SOS 团这个变态的组织一定可以解散。因为这个组织本来就是春日为了寻找外星人等而成立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团体。只要找到她要的东西,这个社团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剩下的就是让春日一个人跟他们尽情地玩耍,只要让我偶尔加入一下就行了。就像是猜谜节目中站在主持人身边像个白痴一样傻笑的助理主持人,能够让我充当这样的角色我就已经感到很满足了。我真希望可

以早一点站到只需要在一边吆喝起哄的位置上去,因为现在的我就像一只在马戏杂耍中被迫进行表演的杂种狗。

不过,如果春日真的能对所有的现象都有所觉察的话,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顺便说一句,开头那段我和春日的对话是发生在车站前的咖啡店里的。那一天正在举办由社团发起的、参加人数仅为两人的第二届“SOS 团市内闲逛活动”。我对春日会付钱一事没有半点怀疑,一边啜饮着黑咖啡一边从容地为她做着解说,春日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真。的确,会相信这种事的人脑袋一定有问题。

至于我,也并没有说明详细的内情,因为这种事本来就是说得越详细越容易让人怀疑。由于这些话都是出自被带到长门的公寓去并听到一长串意义不明、仿佛银河电波般对话的我的口中,所以肯定不会出错。

“我不想再听你讲这种无聊笑话了。”春日用吸管将黄绿色的蔬菜汁吸光之后说道,“我们走吧!今天没办法兵分两路了,干脆一起到处逛逛吧。还有,我忘了带钱包出来——给,这是账单。”

我看着共计八百三十元的账单,正思索着该如何抗议的时候,春日又一口气喝光了我放在桌上的咖啡,丢给我一个看起来像是绝不接受任何异议的眼神,然后大步走出了咖啡店,站到自动门前抱起了胳膊。

那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回头想想,我感觉这半年来好像老是遇到奇怪的事情。SOS 团的正式名称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热闹的凉宫春日团”,这个令人寒意直冒的名称始终没有变动过。我完全搞不懂这个社团到底让世界的哪个地方变得更热闹了?我觉得热闹的好像只有春日一个人,而社团存在的意义和活动方针至今依然是个谜。原来的目的好像是和外星人一起玩、绑架未来人以及和超能力

者一起战斗,但是,对春日而言,到现在为止,这个目标并未达成。

因为春日坚信到目前为止,自己尚未遇到外星人、未来人和超能力者,所以她会做出这样的结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虽然我已经很热心地告诉了她除我之外的 SOS 团团员的真实身份,她却偏偏不相信这是事实,所以这应该已经不是我的责任了吧?

就这样,SOS 团在尚未达成目的、并未失去存在意义的情况下,还没有圆满解散,时至今日,仍然作为一个不受校方承认的组织而继续存活在社团大楼的某个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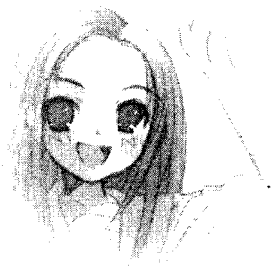
理所当然的,包括我在内的五名团员也依然盘踞在文艺社的社团教室里。学生会执行部基于各种层面考量,决定不再理会 SOS 团,他们驳回了提交的创社申请书,似乎是作为一种补偿,对我们非法占用社团教室也没多说什么。或许是因为唯一的原文艺社社员长门有希也并没有任何异议吧。不过据我推断,应该是因为他们认为与其和春日多费唇舌,不如假装视而不见更省事。

没有人会冒险踩踏用世界通用文字写着“一经踩踏立即爆炸”、同时还闪着霓虹灯光的爆炸物吧。连我都敬谢不敏。早知如此,在开学之初的教室里,我就不该跟坐在我后面的那个板着脸一言不发的女生讲话。

因为正是由于我这个普通的蠢蛋高中生一不小心启动了定时炸弹的开关,而落得必须抱着炸弹东奔西跑的悲惨下场——这就是我现在被迫面临的窘境。而且,这颗写着“凉宫春日”的炸弹并没有显示预定引爆的倒计时时间,所以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引爆?将造成多大的伤害?里面装填着什么?更重要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颗真的炸弹?抑或只是人云亦云,事实上它只是件破烂而已。

我再怎么找也找不到危险物专用的垃圾槽,也就是说,这个人为的危险物就好像涂了强力胶一样,紧紧地黏在了我的手上。

我到底该把它丢到哪里才好呢?



第一章

一般情况下,学校总少不了举办一些活动,而我就读的高中在上个月也举办了运动会。当春日提出 SOS 团要参加利用竞技比赛空当举行的社团对抗接力表演赛时,我就已经感到难以置信,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更是令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们 SOS 团的团员在接力赛中竟然击败了田径社,踢飞了橄榄球社,而跑最后一棒的春日还以领先第二名十三匹马身那么远的距离抵达了终点。拜此所赐,原本人们只不过在私底下偷偷议论我们这群特立独行的怪人(除了我之外),现在却好像有人在上课时恶作剧地按下紧急逃生铃、有意让铃声响遍全校一样,SOS 团的名头顿时在校园里沸腾起来,这着实让我大伤脑筋。毋庸置疑,最大的责任当然要算到率先提议参赛的春日头上,但是,跑第二棒的长门也大有问题,那只能用瞬间移动来形容的飞速步伐让我目瞪口呆——长门,你好歹也事前告诉我一声嘛!

我问她到底使用了什么魔法?这个没有笑容、由外星人制造的有机人工智能体竟然试图使用诸如“能量定位”、“量子飞跃”等完全不知所云的词汇向我解释。但是,这些词汇跟已经放弃理科之路、决定投向文科怀抱的我全然无关,我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

那次掀起了狂风暴雨的运动会结束后,好不容易太太平平地过了一个月,没想到眼前又有文化节在等着。现在,这个不起眼的县立高中正为文化节的准备工作忙得天昏地暗。当然,忙得晕头转向的也许只有老师和执行委员会的人,以及仅仅在这种时候才有发挥空间的文化社。

当然,在讨论关于社团表演的问题时,从未被当作是一个社团的SOS团,并没有被要求拿出什么具有创意的节目。如果可能的话,我是不介意到附近去抓只野猫,把它放进笼子里,挂上“外星怪兽”的牌子来招揽观众啦!不过,我想那些缺乏幽默感的客人可能会介意,有点幽默感的人恐怕也只会讪笑而已。而且,像这样的活动根本没有必要认真想什么点子,也没有必要考虑表演什么拿得出手的节目。这种活动真的让人提不起什么兴趣。现实世界中的高中文化节其实真的很现实。如果你以为我在胡扯,那就随便找个正在举办文化节活动的学校去看看就知道了。相信到时候你就可以真正地了解到,那只不过是众多校园活动的其中之一而已。

话又说回来,我和春日就读的一年级五班又将何去何从呢?不就是打算用发表问卷调查结果之类不痛不痒的企划来蒙混过关嘛。自从初春之际,朝仓凉子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之后,这个班上就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企图掌握领导权、头脑不正常的高中生。就算是毫无创意的企划,也是冈部导师在沉闷得快要让人窒息的班会时间里绞尽脑汁挤出来的点子。在既没人赞成也没人反对的状态下,到了截止时间后就自然而然决定下来了。问卷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谁会觉得做这种事有趣?!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有兴趣吧?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大家就加油吧!

就这样,今天我仍然带着有如患上冷漠综合征般的无力感走向社团教室。如果问我为什么要去?答案无非是因为一个威风凛凛的女人走在我的身边,滔滔不绝地讲着——

“什么问卷发表?简直蠢到极点!”这家伙一脸好像把番茄沙司错倒在了纳豆中的无奈表情,不耐烦地说,“那种事有什么好玩的?我实在完全无法理解!”

“既然如此,那就提出一点意见来啊!你不是也看到了呆立在气氛阴郁得灵堂一样的教室中、脸上写满迷惘的冈部老师的样子了吗?”



“算了，反正我也不打算参加班上的活动，跟那些人在一起无论干什么都肯定没有半点乐趣！”

“但我倒觉得你在运动会时，对我们班最终能够得到综合优胜奖却有着莫大的贡献呢。一口气参加了短、中、长距离赛跑以及异程接力赛中的最后一棒，并且获得第一名的人难道不是你吗？难不成那是别人吗？”

“那是两码事。”

“这两者之间有差别吗？”

“文化节是文化节，只要说到文化节，不就代表着那是一整年里最重量级的活动吗？”

“是这样吗？”

“当然喽！”那家伙用力地点点头，然后向我宣告，“我们 SOS 团要做更有趣的事！”

凉宫春日犹如第二次波埃尼战争^①中毅然决定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汉尼拔将军^②一般，脸上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但也仅仅是绽放着光芒而已——

对我而言，在这半年中，春日口中的“有趣的事”能够产生愉快结果的，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最后总是以一身疲惫而告终——至少我跟朝比奈都很疲倦，不过，这也证明了我们是正常的人类。在我眼中，春日全身都没有一个正常的细胞这一点应该是全世界的共识吧，连古泉也不具有一般人类的精神状态。至于长门，她甚至不是人类。

跟这些家伙混在一起，我要如何才能平安度过这诡异到极点的高中生活呢？光是半年前我不得不做的那些蠢事就已经足够了，那

① 波埃尼战争：公元前 3 世纪到前 2 世纪期间，罗马和伽太基为争夺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 3 次战争。

② 汉尼拔将军（Hannibal），伽太基名将。

些白痴般的轻举妄动我可不想再重复第二次。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思索着如何才能将过去的记忆一扫而空，以至于没有听到旁边那个啰嗦的女人在唠叨着什么。

“喂，阿虚，你有没有在听啊？”

“我没听到，怎么了？”

“我在说文化节、文化节啦！你好歹也拿出一点热情嘛！高一的文化节一年只有一次啊！”

“说是这么说啦，但也不需要这么大惊小怪吧？”

“当然要大张旗鼓啊！这么难得的校园活动，不搞得热闹一点可不像话！我所知道的文化节大致上都是这样的。”

“你读初中时做过这么夸张的事吗？”

“完全没有，一点都不好玩。如果高中的文化节也这么平平淡淡的话，就太说不过去了！”

“要怎么样你才会觉得有趣呢？”

“譬如说鬼屋里真的有妖怪、楼梯的数目在不知不觉中变多、学校的七件不可思议事件变成十三件、校长的头变成原来三倍那么大的爆炸头、校舍变形成机器人和从海里冒出来的怪兽战斗，或者明明是秋天，季语^①却是梅花之类的。”

因为我听到一半就放弃了，所以在“楼梯的数目在不知不觉中变多”之后她又说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知。如果方便的话，还请各位告诉我一声。

“唉……算了，等到了社团教室后，我再仔仔细细地说给你听。”

因积极性受到打击而陷入沉默的春日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着，不一会儿就来到社团教室的门前。原先贴在门上的“文艺社”牌子的下方，用图钉钉着一张字迹潦草、写有“With SOS 团”字样的纸条。“我

① 季语：表示季节的词，例如：日本人习惯以“樱花”代表春天，“金鱼”表示夏天。

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半年了,要说这个教室是属于我们的,大概也没人会反对吧?”春日宣称拥有该教室的使用权,自说自话地企图用纸条换下正式的名牌,但我阻止了她。人啊,维持某种程度的谨言慎行是很重要的。

春日敲也不敲就直接推开了教室的门,里面站着一位美丽的仙女。我和她四目相交,她的脸上立刻浮起动人的笑容,简直让人误以为她就是百合花的化身。

“啊……两位好。”

一身女仆装扮、手拿扫把正在打扫的是 SOS 团最引以为傲的“茶水小姐”——朝比奈实玖瑠学姐。她如同一位栖息在社团教室里的仙女,一如既往地用甜美的笑容迎接我的到来。或许她真的是一个仙女呢!我觉得与其说她是未来人,不如说是仙女来得更贴切些。

SOS 团创立时,被春日以“我想我们需要一个吉祥物”这个莫名其妙的理由给硬拖过来的朝比奈,之后又在春日的强行要求下被迫换上女仆装扮,从此她就俨然是 SOS 团专属的女佣一样,每天放学后,在这里化身为一个完美的侍女。之所以她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安排并非由于她是一个精神异常的怪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个让我感动得几乎落泪的老实人。

朝比奈为了我们社团先后扮演过兔女郎、护士以及其他各种角色,但我觉得还是女仆的打扮最适合她。说得更明白点,因为她的这种打扮不具有丝毫意义,也没有任何伏笔,所以我希望她可以一直保持下去。顺便要声明一点,春日的所作所为一向很少有什么意义。

不过,她的所作所为却经常成为某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也经常为此感到无比困扰,如果这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我觉得还是完全没有意义反而更好。

行事如此无厘头的春日所做过的极少数正确的事情——说来其

实也只有这么一件——就是朝比奈的女仆造型。因为实在是太适合她了,甚至让人产生一种晕眩感。唯有这件事,我不得不对春日的异想天开给予正面的评价。我不知道她是花了多少钱在什么地方买来的,不过,春日在服饰方面的品味的确相当不俗。可是,朝比奈不管穿上什么衣服,都一定会成为一流的模特儿吧?其中我最中意的就是女仆造型了——总之,从能让我的眼睛颇觉享受这一点来说,这样的打扮还是挺有意义的。

“我马上去泡茶。”轻声细语的朝比奈真是惹人怜爱,她将扫把放进清扫用品柜里,慌慌张张地跑向壁橱,拿出每个人专用的杯子。

我的侧腹突然遭受硬物猛然一击,回过神来才发现是春日用肘部狠狠地捅了我一下。

“你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

可能是朝比奈的可爱举动太令我感动了,我自然而然就眯缝起双眼。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反应——如果楚楚可怜、优雅动人而又带着几分羞涩的朝比奈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话。

春日从放着写有“团长”两字的桌上拿起一个上面有“团长”字样的臂章戴了起来,然后将钢管椅一脚踹开,不可一世地环顾着社团教室。

另一个团员正坐在桌子的一角读着一本厚厚的书。

头也不抬、专心致志、默默看着书的、春日口中那个“抢占社团教室时附送的礼物”——文艺社高一学生长门有希。

这个高一新生犹如大气中的氮气一样,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然而,在所有 SOS 团的成员中,她却是最具有离奇古怪特质的一个。她的怪异堪称凌驾春日之上。对于春日这个人,我是彻头彻尾地无法了解,但是,对于长门我却是一知半解,这反而让我感到更加混乱。如果长门所言属实,那么这个同时具备沉默寡言、面无表情、不带感情、缺乏感性这四大特点的短发娇小女学生其实根本不是人类,而是由外星人制造、专门用来与人类沟通的机器。这种说法听

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既然她本人都这么说了,我也就不想再深究了,而且她看起来也的确不像是人类。不过,这件事对于春日而言还是个秘密,因为目前春日只把长门当成一个“有点奇怪的书呆子”来看待。

虽然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并不只是“有点”而已。

“古泉呢?”

春日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朝比奈。

朝比奈瞬间颤抖了一下,接着回答道:“那、那个……他还没到,还真是有点慢呢……”

朝比奈小心翼翼地将茶叶从茶筒拿出来,放进小茶壶里。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社团教室一角放着的衣帽架,那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就像戏剧社的化妆间一样。从左边起依次是护士服、兔女郎服、夏季女仆服、拉拉队队服、浴衣、白衣、豹皮衣、青蛙绒毛布偶装,还有一些由一堆牵牵绊绊的薄纱构成的、看起来不明所以的奇装异服……

这些都是这半年来与朝比奈有过肌肤之亲的服装。我再说白一点吧,让朝比奈穿这些衣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只不过是提高了春日的自我满足度而已。或许是小时候受过什么心灵创伤吧?譬如得不到想要的换装娃娃之类的,所以到了这把年纪才利用朝比奈来大玩特玩。拜此之赐,朝比奈的心灵创伤正在如火如荼地不断扩大中,而我则得以大饱眼福,充满了幸福感。唉,总的来说,我觉得从中获得幸福的人好像不少,所以也就决定不再多说什么了。

“实玖瑠,茶!”

“啊,是! 马上就来。”

朝比奈手忙脚乱地将绿茶倒进用马克笔写着“春日”的茶杯中,再把茶杯放在托盘上轻手轻脚地端了过来。

接过茶杯的春日咻溜咻溜地吸了好几口热茶后,以插花老师责

怪弟子不够机灵的口吻说道：“实玖瑠，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的，难道你忘了吗？”

“啊？”朝比奈战战兢兢地抱着托盘，“什么事？”

她歪着头，好像一只文鸟正在回味昨天吃过的葵花籽的味道。

春日将茶杯放到桌上。

“端茶来时，每三次至少有一次不小心把茶杯打翻才行！你这样一点都没有笨拙女仆的样子！”

“哦……对不起。”

朝比奈缩起她那纤细的肩膀。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规定，这家伙难道认为女仆都是笨手笨脚的吗？

“现在正好有机会，实玖瑠，你就拿阿虚来做一下练习。把茶杯从他的头上倒下去。”

“啊！？”

发出惊叹声后，朝比奈看向我。我想找把电钻在春日的头上打个洞，把她脑袋里的东西全部换一下，可是很遗憾，我什么都找不到，只能在一旁叹气。

“朝比奈，春日说的笑话只有大脑进水的人才听得懂。”我本来想再加上一句“请努力学习吧”，后来决定作罢。

春日闻言吊起眼梢，生气地说：“那边的那个笨蛋，我可没开玩笑！我做事永远都是认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有问题了，你可能必须去做一个CT扫描检查呢！而且，被你批评为笨蛋让我感到非常生气，是因为我缺乏幽默感吗？

“好吧，我来示范一下，然后实玖瑠实际操练一遍。”

从钢管椅上一跃而起的春日从支支吾吾、不知所措的朝比奈手中一把抢过托盘，拿起小茶壶，开始往写有我名字的茶杯里倒茶。

我愕然地看着这一幕，而春日则毫不顾忌茶水四溅，奋力将茶杯放在托盘上，捕捉到我所站的位置后点了点头，作势就要走过来，我